

3-1 戰間期的政經發展~三、極權政治的興起【課後閱讀作業：集中營回憶錄】

請閱讀猶太作家埃利·維瑟爾 (Elie Wiesel) 的名著《夜：納粹集中營回憶錄》後，完成第 3 頁下方的省思。

上路(1944 年匈牙利)

清晨，我們往車站出發，專門運送牲畜的火車已在那裡等著。匈牙利警察指揮登車，每節車廂得載滿八十人。我們僅被准許攜帶幾塊麵包、幾壺水。警察檢查車窗上的柵欄以免鬆脫。車門都被封死。每節車廂都必須指派一位廂長：如果有人逃脫，他得被槍決。月台上，兩位蓋世太保軍官怡然自得地走來走去，笑容可掬，顯示一切順利進行。

抵達集中營

我們注視著閃耀在夜裡的火燄，空氣裡到處流竄著惡臭味。車門猛然打開，穿著條紋上衣、黑長褲等奇裝異服的人跳進車廂，手裡握著手電筒和棍棒，他們開始亂打，並大叫：「全部下車！東西留在車上！快！」…在我們眼前，燃燒著熊熊烈火。在空氣裡，飄浮著肉類焚燒的味道。應該是子夜了，我們抵達波克瑙。

一個比我們早來的囚犯口氣粗暴地說：「你們看到那邊的煙囪了沒？還有火燄？（是的，我們看到火燄）那裡就是你們要去的地方，那裡就是你們的墳墓，你們還不明白嗎？你們就要被活活燒死！化成灰燼！」他的憤怒變得歇斯底里，我們震驚地動彈不得。這是場惡夢吧？一場無法想像的惡夢？

不幸的是，他好像說對了。在我們前面不遠處的溝渠裡，冒出許多火焰，烈火熊熊，不知燒些什麼東西。有卡車駛進溝渠，卸下乘載物：小孩！還有嬰兒！沒錯，我親眼看到了…一群小孩被烈火吞噬。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，稍遠處有更巨大的火坑，專埋大人。

我捏捏臉頰：我還活著嗎？還清醒嗎？我不敢相信，怎麼可能發生燒死大人小孩的事，而全世界都默不吭聲？不可能，這些都不可能發生，絕對是一場惡夢…我應該馬上會驚醒，重回我童年的房間、我的書本。…

生平第一回，我生起叛逆之心。我為什麼讚美主之名？這個永生不滅、萬物之主、萬能而恐怖的永世之主都不發一言，我憑什麼感謝祂？

我們走進一間很長的木棚，屋頂上有幾扇微微透出藍光的天窗。煉獄的等候室應該就是這樣吧。這麼多驚慌失措的人、這麼多的驚聲尖叫、這麼多的野蠻舉動。

十多名犯人迎接我們，持著棍棒，到處揮舞，見人就打，毫無理由。命令隨之而來：「脫掉衣服！快點！到外面！只能拿著腰帶和鞋子…」…我們全都赤裸著，凍得發抖。…棍棒敲擊如雨點般烙下：「理髮！」…理髮器剷除頭髮、剃光身上的毛髮。我的腦海裡盤旋著同樣的念頭：別遠離父親。…

有些人則嚎啕大哭。他們利用全身僅存的力氣哭泣：為什麼讓自己被送到這裡？為什麼沒在床上一了百了？他們的話語不時被啜泣聲中斷。

一名 SS¹軍官帶著死亡天使的味道走進來，開始發表演說…直到今天，他的臉孔仍烙印在我的腦海裡。…他把我們看成一群染上癲癇症、苟延殘喘的狗。「牢牢記好，永遠記住你們身在奧許維茲，把它印在腦海裡。奧許維茲不是度假別墅，而是集中營。在這裡，你們必須工作，不然就直接送往煙囪，扔到焚化爐裡。工作還是焚化爐，由你們自己決定。」

三名「資深囚犯」用針在我們的左臂上刻上號碼。我變成 A-7713，從此以後，我只有這個名字。

¹ SS:納粹禁衛隊，成員經過嚴格挑選，必須符合狂熱納粹信徒以及純種阿利安人的要求。

淘汰競選

我和父親不再待在同一個牢房。我被編到另一個工作隊：營造工作隊，在那裏每天都得搬動沉重的石塊長達十二個小時。…不久後流傳著可怕的消息：淘汰競選。我們都明白意思，會有一名 SS 檢查我們，若他找到虛弱的軟腳蝦，他將記下號碼：適宜送進焚化爐。…

「再過幾分鐘就要進行淘汰競選。你們必須全身脫光，然後一個接一個經過 SS 醫師面前。我希望你們都能成功過關，但是你們得自行爭取機會。在進入隔壁房間以前，先做些運動來活動筋骨、恢復氣色。別慢慢走，盡量跑！像被魔鬼追得魂飛魄散一樣，拔腿就跑！別理會 SS，向前衝就對了！」…輪到我了，我不顧一切拼命往前跑，許多念頭浮在眼前：「你太瘦了、太弱了…太瘦了，是送進焚化爐的好料…」好像永遠也跑不完一樣，我覺得自己已經跑了好幾年…

父親之死

他似乎發著高燒。…他躺在地上，臉色蒼白，嘴巴毫無血色，全身打冷顫。…我的父親罹患痢疾，躺在床上，身旁還有五名病人。我坐在他身邊看顧他，雖然不指望他能逃過死神，但是我付出一切好讓他繼續保持希望。…又來了新的醫生…我聽到他指著病人謾罵，說他們是賴在床上的懶惰鬼…我想抓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，但我不夠勇敢，也沒有力氣。我完全陷入父親的垂死痛苦裡，我的雙手緊握，痛得抽搐。我想掐死醫生和其他人！放火燒光全世界！殺死害父親的兇手！但這些怒吼都哽在喉嚨裡。

當我從麵包配給處回來，父親哭得像個小孩子：「兒子，他們打我！」「誰打你？」我以為他開始妄想。「有法國人…波蘭人…他們都打我…」心上又多了一道傷痕，更多的恨，又一個不想活下去的理由。「埃利澤…埃利澤…叫他們別打我…我又沒做什麼…他們為什麼打我？」我開始咒罵他的鄰居，他們卻嘲笑我。我答應會給他們麵包和湯，他們大笑，接著又變得憤怒，說受不了我的父親，因為他不能走到外面大小便。

翌日，他抱怨麵包被人搶走。「趁你睡覺時？」「不，我睡不著，他們一起撲到我身上把麵包搶走，我的麵包…然後又打我…我受不了，兒子…給我一點水…」我知道他不該喝水，但他苦苦哀求許久，我不得不讓步。水是他的毒藥，但是我還能為他做什麼？有水還是沒有水，反正終會結束……

一個星期過去。「他是你父親？」獄長問我。「是。」「他病得很重。」「醫生不想醫他。」他看著我的眼睛：「醫生『沒法』醫他，你也一樣。」他把毛茸茸的大手放在我肩上，又說：「聽我的話，小子，別忘了你現在身在集中營。在這裡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，就算對父親都不能例外。在這裡，父親、手足、朋友都沒有意義。不管是生與死，只能想到自己。我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：別再把你的麵包和湯留給你的老爸了，你是在自殺而已，你應該接收他的食物……」

我安靜聽他把話說完。在我的內心深處，我知道他是對的，但我不敢承認。現在要拯救你老爸已為時太晚，你大可吃兩份麵包、兩份湯…

這個想法雖然僅僅歷時不到一秒鐘，但我仍充滿罪惡感。我趕緊領湯，帶給父親喝，但他不想要湯，只想喝水…「你不能喝水，喝點湯吧…」「我好熱…為什麼你對我這麼壞，兒子？…水…」我給他水，然後離開牢房去廣場點名。但我又迅速回來，躺在父親床鋪的上鋪。傷患獲准留在原地，那我裝病好了，我不想離開父親。

現在四周陷入寂靜裡，偶爾出現幾聲呻吟。SS 在牢房前發號施令，一名軍官從床前經過。父親苦苦哀求：「兒子，水…我好熱…我的肚子…」「安靜點。」軍官怒斥。「埃利澤，」父親繼續哀求，「水…」軍官走近他，吼著要他住嘴，但是父親聽不進他的話，他繼續叫我，軍官拿起棍子往他的頭重重敲了一下。我一動也不動。我很害怕，我的身體害怕挨揍，怕下次就輪到我的頭。父親又喘著氣，叫著我的名字：「埃利澤…」我看到他抽抽噎噎喘息，但我靜止不動。點名結束後我走下床，看到他顫抖的雙唇仍喃喃低語。我俯在他身邊超過一個鐘頭，凝視著他，想把他血跡斑斑的破碎臉孔烙印進心裡。

然後，我必須去睡了。我爬回上鋪時，父親仍有一絲氣息。那天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。

我在一月二十九日的黎明醒來。父親的床已經躺著另一位病人。他們應該是在黎明前把父親送到焚化爐，當時他也許還在喘息…

他的墳上沒有禱詞，也沒人點燃燭火為他哀悼。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名字，他呼喚我，我卻沒有回答他。我沒有哭，無法哭泣讓我很難受，但是我已經沒有淚水。在我心深處，如果我還能在自己軟弱的意識底層挖掘，或許找到的東西會是：終於自由！……

倖存

我繼續待在布肯瓦德直到四月十一日。我不想提起這段歲月，它不重要，自父親死後，什麼也無法觸動我。我被送到兒童牢房，裡面總共有六百人。前線繼續逼近。我整天無所事事，除了想吃之外，我不再想念父親，也不再想念母親。有時，我會做夢。夢見的都是湯，夢見多喝一點湯。

四月五日，歷史之輪向前轉動了一圈。午后已近尾聲，我們站在牢房裡，等候 SS 來點名。他遲到了，布肯瓦德集中營前所未見的遲到。應該出事了。兩個鐘頭後，擴音器傳來集中營營長的命令：所有的猶太人都到廣場上點名。牢房裡的孩童都往廣場出發，我們不得不這麼做，因為獄長用棍子逼我們就範…不過在途中，我們遇到許多囚犯輕聲告訴我們：「回去牢房，德國人是想槍斃你們。回去，乖乖待在牢房裡。」

…飢餓折磨著我們，我們將近六天沒吃東西了，只勉強塞點草莖和在廚房地板上找到的馬鈴薯皮。

翌日上午十時，SS 在營裡擺好陣勢，開始將我們聚集在廣場上。地下反抗組織決定付諸行動，集中營裡突然到處出現荷槍持械的人。一陣掃射，手榴彈爆破。我們孩童都趴在牢房的地上。接近中午時，一切恢復平靜，SS 逃之夭夭，地下反抗組織接管集中營。下午大約六時，第一部美軍坦克車駛入布肯瓦德集中營。我們重為自由人的第一個動作是撲向食物。我們只想吃，不想報仇雪恨，也沒想到父母雙親，只想著麵包。

布肯瓦德集中營被解放三天後，我生了一場大病：中毒。我被送到醫院，生死未卜過了兩個星期。

有一天，我費盡全身力氣終於能夠起床。我想去照對面牆上的鏡子，自從進入猶太特區後，我也沒有看過自己的長相。

鏡子深處，有個殭屍凝視著我。他的目光落在我的眼睛裡，再也離不開我。

【納粹大屠殺歷史的省思】

1. 作者是哪一個國家的猶太人？他是在哪一年進入集中營的？
2. 作者在集中營中經歷了那些可怕的事情？(請舉出至少三件)
3. 你認為集中營的這段日子對作者而言，產生了哪些影響？
4. 看完整篇回憶錄後，你對於這段歷史的省思是什麼？